



JLM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Music Studies*

JLMS, Vol. 1, No. 1, 2026, pp. 76-85.

Print ISSN: 3134-8130; Online ISSN: 3134-8149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lm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60107wcmrw>



## 论伍尔夫《海浪》中共同体书写的音乐性表征

周博佳 (Zhou Bojia)

**摘要:** 传统对伍尔夫作品的音乐化叙事研究主要聚焦于跨媒介叙事效果上, 而较少关注其声音关系中蕴含的共同体思辨。以阿多诺为代表的音乐社会学对总体性和同一性的批判, 为小说音乐与共同体研究提供了研究范式。在这一视角下, 《海浪》既展现了古典音乐与现代主义音乐并存的美学特征, 也蕴含了现代主义共同体中共同与差异并存的复杂辩证关系。伍尔夫试图通过文学想象一种非同一性的共同体形态, 即一种能够容纳差异与独异性的开放结构, 由此体现出现代主义作家对共同体问题的反思与追求。

**关键词:** 伍尔夫; 海浪; 音乐社会学; 共同体

**作者简介:** 周博佳,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 现当代英国文学与西方文论, 电子邮箱: zhoubojia2014@163.com。

**Title:** On the Writing of Community and Its Music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Waves*

**Abstract:** Traditional studies on the musicalization of Woolf's works have focused on cross-media narrative effects, while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the reflections on community embedded in the relations among narrative voices. The critique of totality and identity advanced by the sociology of music, represented by Adorno, offers a critical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and community in the novel.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Waves* not only presents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classical and modernist music, but also embodies the complex dialectic of modernist community where commonality and difference

---

Received: 30 Mar 2026 / Revised: 10 Apr 2026 / Accepted: 29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May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Jun 2026.

coexist. Woolf attempts, through literary imagination, to envision a non-homogeneous form of community: an open structure capable of accommodating difference and singularity. In this sense, the novel reflects a modernist writer's sustained reflection on and pursuit of the question of community.

**Keywords:** Woolf; *The Waves*; sociology of music; community

**Author Biography:** Zhou Bojia, Lecturer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PhD in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mail: zhoubojia2014@163.com.

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家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共同体意蕴。温特森 (Jeanette Winterson) 指出, 伍尔夫对人与人的交流感兴趣, “她将世界视为自己的事业, 她要做的是去将它再次返璞归真; 重新变得连续而完整” (63)。学术界注重挖掘伍尔夫作品中的共同体形态, 如西维尔 (Silver) 认为 “伊丽莎白剧院” (Elizabethan Playhouse) 是伍尔夫后期作品中的理想的共同体形式 (291); 卡迪-基恩 (Melba Cuddy-Keane) 则对《幕间》 (*Between the Acts*) 中的合唱团功能进行探究, 认为伍尔夫以音乐构建了传递共同经验的公共空间 (273)。与之相比, 米勒 (J. Hillis Miller) 更关注伍尔夫对共同体思考的复杂性。在《小说中的共同体》 (*Communities in Fiction*) 一书中, 他探讨伍尔夫《海浪》 (*The Waves*) 中的共同体问题, 并对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提出一种质疑, 即 “他们的独白究竟构成了一种共同体, 还是形成了隔绝的、异化的独体状态” (232)。这里米勒指出了《海浪》中独体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和含混关系, 不过并未就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

本文试从音乐化叙事层面探讨《海浪》中的共同体书写。《海浪》被公认是一部具有高度音乐化形式的作品, 研究者注重挖掘小说和音乐之间的 “媒介间性” (Intermediality), 如卡迪-基恩将《海浪》与新世纪音乐 (New Age Music) 进行对比, 认为小说中自然世界、现代城市和六个叙事声音传达了 “包含了普遍的公共生活” (88); 莱文 (Gerald Levin) 与克莱门茨 (Elicia Clements) 则认为《海浪》与贝多芬晚期四重奏在结构和主题上具有相通之处。总体而言, 既有成果更侧重形式美学层面的类比。然而, 若深入考察六个声音之间的复杂关系, 便会发现《海浪》中渗透着关于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深刻思考。近年来, 现代主义的共同体研究倾向于探讨 “个体与社群或共同体之间错综复杂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张和龙 166)。而《海浪》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主义作品, 呈现了这种个体和共同体的辩证, 并体现在其音乐化叙事中。以阿多诺 (Theodor Adorno) 为代表人物的音乐社会学, 为理解音乐叙事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哲学视角。他创造性地将哲学反思与音乐审美经验相结合, 并借助音乐对现代西方主体性中总体化和同一化倾向进行反思, 为探讨《海浪》的共同体书写的音乐性表征提供了理论参照。

本文以音乐社会学为方法, 在二十世纪初期英国政治与美学语境下, 探讨《海浪》所呈现的共同体书写, 指出小说所具有的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美学张力, 折射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中共同体与独体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与此同时, 伍尔夫试图在文学中构建能够容纳差异

的非同一性共同体，体现出她作为现代主义作家对共同体的反思和追求。

### 一、《海浪》的古典音乐表征与“神秘的共同体”

1931年出版的《海浪》常被视为伍尔夫最抽象、也最接近精神自传的作品。小说虚构了六个人物（以及已故的珀西维尔），以独白形式呈现他们的生命意识。伍尔夫在日记中提到，《海浪》中存在一个“神秘的共同体”（Miller 247）。之所以称其“神秘”，是因为作者认为小说不应仅停留在现实情境中书写人物关系，而应“在人物背后挖掘出奇丽的洞穴”。对于伍尔夫而言，作家的的工作，正是“以一种隐秘甚至不可见的方式将这些洞穴连通起来”（*A Writer's Diary* 337）。因此，相较于以社会身份、家庭结构或制度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共同体，伍尔夫所说的“神秘共同体”更强调主体之间的深层交流，而这一共同体的外在组织形式与内在交流机制，也与小说中古典音乐化的叙事表征形成呼应。

《海浪》的叙事体现了欧洲古典音乐对伍尔夫创作的深刻影响。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在日记中记录了1939年至1969年间他们在伦敦聆听的音乐曲目，而“日记的大部分条目都是为贝多芬和莫扎特而写”（Levin 162）。贝多芬的音乐，尤其是其晚期四重奏，为伍尔夫提供了小说形式上的灵感。四重奏常采用多乐章奏鸣曲式，而《海浪》在结构上如同一部由九个乐章构成的奏鸣曲。每个乐章分为两个交替出现的部分：描述太阳运行、海浪与自然的间奏曲，以及由六人独白构成的不同乐章。伍尔夫将自然时间与人的生命历程进行对应，使二者共同构成生命与时间的主题。在每个“乐章”中，生命主题被不断变奏与发展；六个人针对同一生命阶段（如童年、青春期、中年危机）或同一事件（如珀西维尔的死亡）分别展开各自的“演奏”，而各自的独奏又相互交织出复杂而和谐的和声。六人不同的声音不仅形成了对位式的效果，每个人的独白也如同不同音色的乐器声部，具有独特的节奏与情感色彩。小说的音乐化叙事，要求读者像聆听音乐一样去阅读，即并不是关注小说的故事层面，而是感受不同声音的交织、主题的回响以及整体节奏带来的情感共鸣。

可以说，《海浪》的叙事结构体现了古典音乐形式中的整体、平衡与和谐，这一特征也与小说中的共同体思想融合。阿多诺指出，在围绕传统调性构建的古典音乐中，存在着一种将一切不和谐最终统合为和谐的内在力量，而这种调性统摄力量与西方现代主体之间有着的深层关联：“在贝多芬的音乐里，发动形式的意志、力量永远是主体（das Ganze），即黑格尔的世界精神（Weltgeist）”（《贝多芬》22）。正是这种现代主体意识与调性统摄的合力，使得音乐作品呈现出“整体的意象”（15）。这一意象也恰恰呼应了共同体理论所强调的整体性与有机性，正如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所言：“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45）。在这里，“生机勃勃的有机体”既是社会共同体的形象化表达，也构成了古典音乐结构的内在隐喻。

巧合的是，小说中的伯纳德购买并收藏了贝多芬的肖像画，这并非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而是因为他在画像中看到了“整个人生，大师们，探险者们，全都以一长列光辉人物的形

象出现在我身后”(Woolf, *Waves* 169)<sup>①</sup>。贝多芬画像不仅象征着伯纳德对于共同体的渴望,也暗示了小说在形式层面对贝多芬音乐结构的借鉴,以及这种借鉴背后所蕴含的共同体意志。不同于贝多芬以音符组织声音、建构整体,伯纳德试图以语言整合经验,将不同人物的生命片段、情感记忆和个人故事纳入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叙事整体之中。正因如此,他始终随身携带笔记本,不断捕捉词语、记录短语,试图寻找一种能够连接个体经验的表达方式。对他而言,语言不再只是共同体内部交流与表达的工具,更承载着共同体赖以形成的共享记忆、生命经验与文化传统。在这个意义上,“神秘的共同体”接近于安德森和威廉斯的思想,即建立在共享的文化与想象的“深度共同体”(Williams 65)。《海浪》开篇展现了六人一起度过的童年生活:珍妮亲吻路易,苏珊难过地跑开,他们生机鲜活,无忧无虑。童年不仅是共同的生活经验,也指代共同的精神与文化传统。当他们再度相聚时,会一起阅读莎士比亚,“互相比较各自拥有的版本”(Waves 183)。当童年渐行渐远,现实生活将六人分开,路易斯依然坚信:“我们孩子气的、无忧无虑的时光结束了,但是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纽带,首先,我已经继承了传统的东西”(56)。

此外,小说的音乐化叙事也是人物情感联结的内在方式。正如四重奏中不同乐器之间的对话性与情感共鸣,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声音同样蕴含着一种音乐式的情感交流。对此,伯纳德最为敏感,在他看来,“我们走到一起,因为某种深层的、共同的情感而被纳入一个共同体”(82)。具体而言,他们之间有建立在他者空缺和想象之上的爱欲关系:苏珊是伯纳德的初恋,帕西维尔爱恋苏珊;路易和罗达是恋人关系;奈维尔对帕西维尔怀有同性之爱。同时,他们还有陪伴和精神交流式的友谊关系,比如路易斯发现罗达的身体不像苏珊的身体那样,具有真实的血肉,他以蝴蝶来喻罗达的不具实感的身体:“罗达的两个肩胛向后缩着,就像一只小蝴蝶的翼翅”(11),这样的观察超越了一般的爱情关系,而是深入灵魂层面的互相理解。再如当奈维尔将诗集交给伯纳德时,伯纳德感叹“这样的信赖,我要珍藏着,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57)。与其说是伯纳德珍藏了奈维尔的诗集,不如说是珍藏其灵魂。对于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结,伍尔夫用“丝线”来作比喻:“感觉到那条从我们身上吐出的丝线,将它美妙的细丝穿过横亘其间的那个世界的充满迷雾的空间”(57)。可以说,“丝线”与音乐结构中内在的情感交流具有相似性,它们能够穿越现实的迷雾,交织并构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

最后,小说的音乐化叙事也意味着六个生命之间的共在关系。奏鸣曲式以主题的呈现、发展、冲突与回归,构成了生命过程的形式隐喻,六人声音的交织则意味着生命的共在。这一点还进一步体现在小说提及的两种具体的音乐形式,即“合唱团”和“无字歌”中。当他们最后一次来到泰晤士河畔的汉普顿宫时,与童年时代一样,彼此的声音再度难以区分;随着小说走向尾声,他们的声音更是在花园与大厅中融入一片合唱之中(164)。合唱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也象征着他们所构成的“神秘共同体”,他们共享歌曲中的旋律、主题和精神气质。伯纳德将生命共在的状态形容为一种闪闪发光的事物:“让我们瞧瞧我们造出来的东

<sup>①</sup>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Waves”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西吧。让它在紫杉树的衬托下闪闪发光吧。那是共同的生命”（152）。这种共在超越了日常语言的范畴，更适合在音乐而非文字中找到表达：“应该以音乐（……）来取代这些拖沓愚钝的文字实录”（167），因为容纳他们声音的合唱，本身也是一首“近乎无字的歌”（164）。相较于文字，纯粹的音乐更能勾勒并蕴含生命共在的存在方式。就小说的生命与时间主题而言，生命共在的意义，在于抵抗时间的流逝与对死亡的恐惧。

由此可见，小说中的“神秘的共同体”摹仿了音乐的有机形式，但“神秘的共同体”并不完全等同于基于社会群体的传统共同体。伍尔夫更为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更为纯粹的联结和交流，而这种纯粹性恰恰融于小说音乐化叙事的特质之中。可以说，伍尔夫以音乐化方式书写的“神秘共同体”，开辟了超越社会话语的更为隐幽的空间，这既体现了她以“另外一种形式的人文主义，来代替 19 世纪的人道主义，以试图在一片混乱的现代主义世界中找到某种价值观念”（瞿世境 37）的尝试，也展现了她作为现代主义者对深度交流的人际关系与联结的不懈追求。

## 二、《海浪》中的现代主义音乐表征与“独体”

“神秘共同体”虽分享共同的记忆、传统与情感，但伯纳德也清醒地意识到其中的差异。他以“不和谐音”来隐喻这个共同体的内在矛盾：尽管六人如同一部“交响曲”，却始终充满不协和音调，因为“每个人都在演奏他自己的曲调，用小提琴、长笛、小号、鼓或者随便什么奇怪的乐器”（Woolf, *Waves* 171）。因此，小说虽然借用了古典音乐的叙事结构，却存在着无法被调性完全统摄的声音，诸如非对话性、沉默、裂隙与自然之声。这些声音不仅使小说叙事呈现出现代音乐特征，也对应着“独体”<sup>②</sup>的浮现。

与古典音乐相比，现代主义音乐体现出“和声节奏被打乱，不再讲求全体性，而是片段零碎”（阿多诺，《贝多芬》228）的特点。阿多诺将这类现代主义音乐概括为“晚期风格”，并指出这种风格在贝多芬晚期的作品中就已显现。可以说，“晚期风格”对调性的瓦解及异质声音的凸显，与独体理论形成了深层共振，如“南希将人视为独体（singularity）而非个体，即每个人都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所有能动者”（米勒 19）。这也构成了独体理论家的一个基本共识：个人的声音是独异的，无法完全融入任何整体结构，因而不可能存在一个基于文化想象或深度交流的有机共同体，而这正与现代主义音乐强调声音的独立和自为性相呼应。

首先，《海浪》具有现代主义音乐对调性解构的特征。莱文指出，该作品具有“泛调性”（pantonal）（Levin 164）特征。泛调性是介于传统调性与无调性之间的现代技法，它并非彻底抛弃调性逻辑，而是让调性不断地游移和离散。从叙事声音层面来看，小说的泛调性首先体现为叙事并不聚焦于单一的叙述声音，而是在不同人物的声音之间不断流动与转换。其次，罗达和路易斯的声音体现出游离的特点，他们虽然与共同体有紧密的联系，但始终保持着孤独和疏离的姿态。罗达生命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意象是一个白色的舰队，“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Woolf, *Waves* 9），喻指她泛若不系之舟、在孤独中自我探寻的生命状态。路易斯

<sup>②</sup> 南希受列维纳斯、德里达独体思想影响，将独体“singularity”这一概念引入哲学领域。与个体“individuality”相比，独体指存在不可被共有、分享和分担的特性。

则常常将自己视为局外人。在象征秩序与理性中心的伦敦，他却始终觉得自己置身事外。他耳边听到的不是文明世界的和谐音响，而是始终“对骚动、对纷乱十分敏感”（60）。无论是罗达还是路易斯，他们都“生活在彻底的孤独中”（75）。他们在共同体中试图保持独体的状态，以守卫内在真实。

其次，文本中的“沉默”是小说现代主义音乐特征的另一维度。在现代主义音乐中，“那些未被记谱的声音以静默的形式出现在乐谱中”（凯奇 7）。小说中的第七个人物珀西维尔正是以这种方式存在：他因死亡而沉默，却并未因此退出小说结构；相反，他的沉默与缺席本身构成了一种独异的“声音”。这一沉默还具有现代社会“神话缺席”的内涵。南希在《不运作的共同体》中阐述了巴塔耶所说的“神话缺席”（*The Absence of Myth*）的内涵，指出现代共同体已无法再依赖某种共同起源、英雄形象或神圣叙事来完成自我奠基（Nancy 47）。

《海浪》中的珀西维尔正是这样一个关于人性的“神话”：他不仅拥有美貌，也承载着人性中最美好的特质。六人视他为青春期的领袖与神，那个他们以为到了四十岁上下便可倚之威胁权势的人，却在印度赛马时坠马身亡。对共同体而言，珀西维尔之死意味着一种“神话缺席”，并在六人于汉普顿宫的相聚中尤为凸显，使他们的共同体具有了由死亡带来的外在性，即“向死亡的外展，不是向我的死亡，而是向另外某个人的死亡的外展”（Nancy 47）。因此，珀西维尔声音的沉默或缺席，使得共同体始终处于一种失落的状态，他们因珀西维尔而凝聚，亦因他的缺席而失落。

现代主义音乐特征还体现在《海浪》的最后一部分，即伯纳德的独白呈现的不和谐感上。有论者认为，从结构上还是主题上都与贝多芬四重奏 130 号作品的最后乐章，即大赋格具有相似之处（Clements 165），而大赋格体现了贝多芬晚期作品“突兀与不和谐”、“沟纹深深，甚至充满裂隙”（阿多诺，《贝多芬》 225）的特点。作为小说的结尾，伯纳德试图将他一生中六位朋友的声音汇聚成一个总体。然而，他为孤独缠绕，因为“现在罗达死了，珀西维尔死了，我们被分开了”（Woolf, *Waves* 193）。尽管伯纳德怀有共同体愿望，但晚年的他意识到语言的局限，领悟到他无法通过辞藻将六个人融为一体。他的独白没有体现生命晚期的圆融感，而是充满着错落和冲突的情感变化，这对应了大赋格对古典音乐有机整体美学规范的拒斥。

最后，小说中的海浪声、鸟鸣等非人类声音，展现出现代主义音乐的开放性，即“把音乐的大门向环境中所有声音打开”（凯奇 7）。与之对应，在南希的思想中，“独体”从不仅限于人类，而是涵盖所有以有限方式存在的生命。伍尔夫特意将这些声音以独立的“间奏曲”形式呈现，突显了它们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存在特质。相比于海浪的循环往复，鸟鸣具有不断重复又不断变化的特点，类似德勒兹借鸟儿所论述的叠歌（*refrain*）：“鸟儿在混沌中编织出旋律，响亮的嗓音划出一个领域，与此同时，鸟鸣的音墙裂了缝，旋律随着音符逃逸不断游动变化着”（Deleuze 262-263）。在德勒兹的论述中，鸟鸣本身就有现代主义音乐不断打破调性、自我解域的特点。在小说中，伍尔夫用听觉的语言来呈现海浪和鸟鸣声音，以调动读者的感知，去聆听其自身的音色与质地，而这正是现代主义音乐的审美特质。

总之,《海浪》体现了现代主义音乐的种种特点。现代主义音乐试图打破了传统调性的束缚,使声音摆脱主导性力量的制约,获得了独立的表现力和意义,而这对应小说对于“独体”的展现。声音的“逃离”与文本叙述中持续存在的“离心力”相互映照,并通过不和谐、沉默、死亡、自然之音呈现,为作品注入了难以捕捉的力量。可以看出,伍尔夫并非仅采用古典音乐的结构来组织小说中的声音,也借鉴现代主义音乐中的声音实验,来展开对独体的书写和探讨。

### 三、伍尔夫对共同体的反思和想象

由以上分析可见,伍尔夫在《海浪》中构筑的“神秘共同体”内部始终存在难以弥合的裂隙。她借助音乐来言说这一悖论:“很难把其中的某一个单独分离出来,或是把整体的效果讲述出来——这又像是谈论音乐”(Waves 171)。在此,伍尔夫以音乐中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表达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和矛盾,而这种思路与音乐社会学有着契合之处,即音乐审美能够深刻折射社会观念与意识的变迁。因此,可将《海浪》呈现的现代主义音乐及其“晚期风格”特征,与阿多诺对“晚期风格”的研究进行对照分析。如果说阿多诺认为“贝多芬晚期的音乐观念和处理方式,是西方同一性观念思想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内在矛盾关系的隐喻”(赵良杰、李竹梅 334),相应地,《海浪》的现代主义音乐风格也蕴含着伍尔夫对西方同一性概念下共同体的反思。这一反思意识既与当时的英国政治状况密不可分,也深植于伍尔夫在 20 世纪 30 年代对现实世界的深切思考。

早期的伍尔夫就对同一性的共同体进行了反思。不妨从伍尔夫一句著名的论断,即“1910 年 12 月,或在此前后,人性发生了变化”(Mr. Bennett and Mrs. Brown 4)入手。有论者指出,这句话与列斐伏尔“1910 年前后”具有呼应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指的是其生存空间的异化或者被社会关系化(牛宏宇 221),而这是由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理性化和同一性力量造成的。伍尔夫的早期作品对这种同一化力量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已经有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远航》(The Voyage Out)中,雷切尔(Rachel)的成长旅程就展现了个体与他人之间难以建立联结的困境。人物在宴会、交谈与社交仪式中陷入表面的客套与内心孤独的断裂。《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中,家人、朋友与恋人眼中的雅各皆是片段的拼凑,揭示了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根本性的不可通约与理解的不可可能。可以说,面对生活空间和人际关系的异化,伍尔夫更倾向在作品中书写个体的感受,欲望,意识和记忆。

应当说,英国现代主义文学普遍对共同体抱怀疑和悲观的态度,如劳伦斯(D.H. Laurence)认为 20 世纪的英国“已经丧失了共同体本能”(威廉斯 221)。伍尔夫的作品同样倾向于描写共同体的裂隙。从《海浪》内部来看,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以回归自然和恢复具身性的感知来抗拒理性构建的共同体秩序。珍妮以身体作为她的向导,扩展自己的感官,“使神经网络如同纤细的丝线布满全身”(Woolf, Waves 88),苏珊将生活寓于大自然之中,避免现代生活和秩序对身心的割裂。从外部来看,珀西维尔死于英国海外殖民地印度,隐喻英格兰共同体

的衰落。在其死后，如奈维尔认为他们失去了最为重要的东西，从而存在失去了依据：“没有了珀西维尔，就没有了稳固的实体。我们是影子，是缥缈移动的、没有背景的虚空幻影”（79）。“幻影”与“影子”的表述，与艾略特（T. S. Eliot）笔下的“空心人”形象形成呼应。在诗中，艾略特写道：“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稻草人，互相依靠，头脑里塞满了稻草”（77）。空心人和影子，皆象征人失去了内在价值而无所依归、丧失本体感的生存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看，《海浪》中共同体危机的深层根源，正是20世纪初期一战之后英国所经历的社会动荡与精神危机。

除了对人性变化的观察，伍尔夫对同一性共同体的反思也与她对20世纪30年代欧洲政治局势的观察密切相关，尤其是纳粹主义的崛起及其对集体认同的极端化塑造。“自1931年起，她就开始收集与英国及欧洲政局、法西斯主义兴起以及英国社会中女性地位相关的剪报和文章，汇集成册，作为《帕吉特家族》（*The Pargiters*）的创作素材”（Wood 11-12）。发表于1931年的《海浪》虽未直接回应极权主义，但伍尔夫借助对音乐的态度，表达了她对将艺术绝对化为不容置疑的信仰的反对。小说中伯纳德说：“不会再有任何在我们胸膛里爆发出来、回荡在一根根神经之间的共鸣和悦耳的回声，形成狂热的音乐，虚假的鬼话”（Woolf, *Waves* 198）。在这里，“狂热的音乐”暗指瓦格纳压倒性的感官与精神体验音乐。阿多诺将瓦格纳的音乐视为19世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音乐性表征，认为瓦格纳的“张力和解决必须在整体上相互对应，任何东西都不能失去平衡，任何突兀的、孤立的东西都不允许存在”（《论瓦格纳与马勒》100）。而“狂热的音乐”成为极权主义的美学预演，二战的爆发则使得欧洲文明处于焚毁的状态。伍尔夫在《海浪》中的一些微观表述也预示着二战的出现和欧洲文明的危机，如伯纳德旅行到罗马时，眼前浮现的却是“伦敦已经坍塌了”（*Waves* 122）的场景，而在小说末尾，则发出“文明的华盖已经被烧毁”（199）的喟叹，无不暗示欧洲文明在战争阴霾下的摇摇欲坠。

然而，伍尔夫并未因此陷入对共同体的彻底绝望。相反，她正是在共同体失效所带来的悲观与焦虑中，重新思考共同体的可能性。这在二战爆发后的战时语境中表现得尤为鲜明。1940年10月，伦敦经历了连续四十五个日夜的德军空袭，伍尔夫在《新共和国》（*New Republic*）上发表《空袭期间对和平的思考》（“Thoughts on Peace During an Air Raid”）一文。她写道：“（轰炸声）是一种声音，它打断了对和平的冷静的连续思考。然而，这种声音——远比祈祷和赞美诗要多得多——迫使人们去思考和平问题”（“Thoughts” 242）。在伍尔夫看来，轰炸声不仅打断了人们的生活秩序，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和平与共同生活的可能。这一表述呼应了南希的思想，即共同体的崩塌并不意味着共同体的终结，相反，共同体正是在断裂、失败和不可能性中显露自身。南希认为，文学承担着共同体断裂后的显现形式，“共同体在其失败中，依然以某种方式保持着与写作的联系”（Nancy 67）。伍尔夫亦是如此，她是在共同体被战争撕裂、被暴力打断的历史时刻，通过文学重新开启对共同体的想象。

因而，伍尔夫转向文学本身，试图在书写中追求一种更为理想的共同体形态。在她看来，共同体与独体并非彼此对立，而应构成一种彼此容纳、辩证统一的关系，即共同体并不是以

同一性为基础的封闭整体，而是能够容纳差异与独异性的开放结构。正如《海浪》将和谐音与不和谐音同时纳入其音乐性结构之中，其目的正在于包容多重他者的声音。这种理想共同体的形式，体现在小说反复出现的鸟鸣景观中：“它们时而合唱，意识到同伴的存在；时而又独自鸣啾，仿佛是在朝着淡蓝色的天空鸣叫”（46）。鸟儿的合唱并未取消独自鸣唱，反而在共同发声与独异表达之间呈现出共同体与独体共存的可能。小说中关于花朵与生命的比喻，则进一步展现了伍尔夫的共同体理想。她将人物的共同生活比作一朵康乃馨，其六枚花瓣“包含着六种生活”（152），暗示不同生命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并存。可以说，伍尔夫笔下的康乃馨，正是一种共同性与差异性并存的生命形象。由此，伍尔夫借助文学书写共同体与独体的共存关系和内在张力，也深刻体现了其“居间性”<sup>③</sup>哲学。

### 结语

伍尔夫小说中的音乐性并非仅是形式和元素的借鉴，实际上，这种音乐性与其艺术经历、创作手法和批判意识密切相关，并与音乐社会学有着一定的共通之处。《海浪》中六位人物既深度交流又彼此隔离的状态，展现了现代主义共同体中同一性与异质性并存的复杂表征。在整体性的音乐结构之中，小说并未抹除个体声音的独异性，而是同时呈现每一个声音的不可替代性、缺席者的沉默、不和谐音的介入，以及自然和非人类声音的回响。多重声音的交织与不和谐音的介入，既凸显了文本中共同体与独体之间的张力，也展现出伍尔夫对共同体可能性的反思与追求。《海浪》的音乐性赋予伍尔夫以及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独体和共同体更丰富的学术内涵，并引导读者细听文本中多重声音的交织，从而抵达作者对于共同体的深层反思与想象。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英国移民文学新现实主义书写研究”（项目编号：H25WW005）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hou Bojia<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3-4298-065X>

###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Branda, Silver. "Virginia Woolf and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Women's Studies* 4 (1977): 291-98.
- Clements, Elicia. "Transforming Musical Sounds into Words: Narrative Method in Virginia Woolf's *The Waves*." *Narrative* 13 (2005): 160-81.
- Cuddy-Keane, Melba. "Virginia Woolf, Sound Technologies, and the New Aurality." *Virginia Woolf in the Age of*

<sup>③</sup> 德勒兹认为伍尔夫的作品践行了一种居间性，这是她摆脱二元论的方法。见 *A Thousand Plateaus*，第 323 页。

-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Ed. Pamela L. Caughie. Garland, 2000. 69-96.
- Eliot, T. S. "The Hollow Men." *Collected Poems 1909-1962*.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3.
- Gilles Deleuze. *A Thousand Plateaus*. Trans. Brian Massumi.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 Levin, Gerald. "The Musical Style of 'The Waves.'" *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3 (1983): 164-171.
- Miller, J. Hillis. *Communities in Fi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9.
- Nancy, Jean-Luc. *An Inoperative Community*. Trans. Christopher Fynsk.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1.
- Woolf, Virginia. *A Writer's Diary*. Ed. Leonard Woolf.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 . *Mr. Bennett and Mrs. Brown*. London: Hogarth, 1924.
- . *The Waves*. London: Hogarth, 1990.
- . "Thoughts on Peace in an Air Raid." *The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 Volume 6: 1933-1941*. Ed. Stuart N. Clarke. London: Hogarth, 2011. 242-248.
- Williams, Raymond.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1.
- Wood, Alice. *Virginia Woolf's Late Cultural Criticis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 阿多诺:《贝多芬:阿多诺的音乐哲学》,彭淮栋译。台北:联经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 [Adorno, Theodor. *Beethoven: The Philosophy of Music*. Trans. Peng Huaidong. Taipei: Lianjing, 2009.]
- :《论瓦格纳与马勒》,彭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 [---. *On Wagner and Mahler*. Trans. Peng Be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2022.]
- 凯奇:《沉默》,李静滢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24年。
- [Cage, John. *Silence*. Trans. Li Jingying.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2024.]
- 米勒:《共同体的焚毁》。陈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 [Miller, J. Hillis. *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Trans. Chen Xu. Nanjing: Nanjing UP, 2019.]
- 牛宏宇:《伍尔夫与列斐伏尔的“1910年左右”》,载《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第220-228页。
- [Niu Hongyu. "Woolf and Lefebvre's 'About 1910.'"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 (2014): 220-228]
- 瞿世镜:《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
- [Qu Shijing. Woolf: *The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ist*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2015.]
-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Tönnies, Ferdinand.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Trans. Lin Rongyuan, Beijing: Peking UP, 2010]
- 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
- [Williams, Raymond. *Culture and Society*. Trans. Gao Xiaoling. Jilin: Jilin, 2011.]
- 温特森:《语言之“纱”:关于<海浪>》,洪颐译,载《上海文化》2015年第3期,第61-71页。
- [Winterson, Jeanette. "A Veil of Words: *The Waves*." *Shanghai Culture* 3 (2015): 61-71.]
- 张和龙:《现代主义共同体研究的新突破——评<共同体与现代主义主体新论>》,载《外国文学研究》2025年第1期,第164-170页。
- [Zhang Helong: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in the Study of Community in Anglo-American Modernist Fiction: Review of *New Perspectives on Community and the Modernist Subjec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25): 164-170.]
- 赵良杰、李竹梅:《从哲学的观点谈贝多芬——论阿多诺对贝多芬音乐哲学之哲学意义的阐释》,载《文化研究》2019年第3期,第327-343页。
- [Zhao Liangjie and Li Zhumei. "Beethoven from a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On Adorno's Interpret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Beethoven's Music." *Cultural Studies* 38 (2019): 327-343.]